

# 導言：學術研究與論文書寫

蕭小穗

《傳播與社會學刊》於十年前在香港初試鶯啼，至今已發展成為華人傳播學論文發表平臺的翹首，學刊繼三年前成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的核心期刊之後，更於去年成為「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旗下首份中文期刊。這一驕人成績與學刊注重華人傳播學研究的特色，同時嚴守國際學術的規範緊密相關。

藉此十周年紀念，我們出版這部取名《透視傳播與社會》的優秀論文選，也算是一次自我審核。再度審視過去發表的論文，眼光多少有點苛刻，但依舊發現不少論文的光華不減當年，套用目前大陸一檔熱鬧的電視娛樂節目（《黃金100秒》）的口號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照說發表在學刊上的論文都是優秀論文，它們在眾多來稿中精挑出來，再接受不厭其煩的專家評審，作者還必須再三修改才得以倖存。這次要在過去十載發表的200多篇論文中，再精選十餘篇更優秀的論文，難度太大，難的不只是這海量的閱讀，我們還必須經常在伯仲之間比優劣，在分毫之間定成敗。論文總能找到這樣那樣的瑕疵，我們於是不得不在放大鏡下比較這個瑕疵和那個瑕疵；學術要把持的標準太多，我們還經常要權衡這個標準和那個標準。這再次見證了學術沒有絕對和統一的客觀標準，我們有的只是幾把寬大的尺子和使用它們的一些基本常識，遇上把握不定的時候就再拿出點魄力。我們有今天這個結果，沒少下狠心。

編委會委託黃懿慧、宋韻雅和我具體負責這次論文評選，我們除了分派專人仔細閱讀每一篇論文，提出具體意見之外，還參考了當年分管論文評審的編委以及每位評審專家的意見，最後這份名單是編委會集體評議後形成的。但非常坦白地說，這份優秀論文名單只是反映了我們編委會（嚴格來說，是這屆編委會的組成人員）的意見，這是一次很小的「小圈子」評選；由於時間和人力有限，我們無法組織更大規模的評選。在如何甄別「優秀」的問題上，我們只能相信每位編委的專業眼光和職業操守。我們這個編委會如果有甚麼特別的話，也許就是它的國際化背景，所有成員都受過良好的西方學術研究的訓練，這讓我們評定一篇論文的學術價值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它放到了一個國際平臺上來衡量它與國際學術接洽的潛力，這樣一來，我們可能收之桑榆，卻失之東隅。我們可以問心無愧的地方是在每篇入選論文的末尾附上一篇評語，明確說出我們推選該論文的具體理由，希望這樣能補充幾分透明。

這本文選的意義不在於集合一批優秀論文，我們更希望藉此機會彰顯我們的學術理念，並重申我們對優秀論文和傑出研究的要求和期望。積攢了多年編輯經驗，我們都有一肚子話要說，過去與作者通信，大多是在具體的問題上就事論事，我們還從來沒有嘗試以一個學刊編委會的名義，系統地闡釋對學術研究和論文書寫的看法，我所了解的其他學刊也沒有。編輯往往習慣給建議，不習慣給解釋，相信很多時候作者要不明就裏和不相情願地接受我們「粗暴」的編輯決定，我們還欠那些支持和信任我們的作者們一個完滿的交代。希望這本文選，起碼是這個導言，能夠幫助解答過去往來書信所未能釋然的問題，當然更希望在將來的一段時間裏能繼續為我們解答一些問題。

我們不只關心本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論文作者，這本文選其實面向所有年輕的學者，更面向所有在校的研究生，他們面臨着越來越沉重的論文寫作和發表壓力。學者可以埋頭研究，但最後總要面見「公婆」，是騾是馬都得出來遛遛。這裏說了兩個過程，面見「公婆」指論文發表之後面對裏裏外外的廣大讀者，「出來遛遛」指論文

發表前接受其領域專家的評審，但結果是一樣的：論文要面對讀者挑剔的眼光。不夠優秀的論文可能永遠見不到「公婆」，它們在評審階段就被擋駕回去了。我這裏不是要顯擺本刊有組織評審和最後決定發表的大權，我要說的是今天所有在學術界打拼的學者們（無論哪個領域）都要面對一個嚴酷現實：套用美國學界一句辛酸的流行語說，「不發表便發喪」（publish or perish）。學者需要學刊，學刊也需要好論文，我們因此有必要、也有義務走出來，闡述我們對優秀論文的看法。

優秀論文應該是學術研究和學術書寫的完美結合，但接下來的闡述需要有一個重心，這篇導言於是有了兩種定位的選擇：一是偏向學術研究，一是偏向學術書寫。我們選擇了後者，這一選擇並不意味着研究在我們心目中不重要。論文是作者研究的彙報和展示，作者首先得有一個好研究，然後才可能寫成一篇好論文（這樣說，不是要暗示我們先把研究做好了，才動筆寫，學者實際上是邊做邊寫，或者是邊寫邊做的）。我們不需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過去一直是這樣做的。這個導言倒是需要把我們引向一個深處去衡量論文研究，在那裏我們看到「學術書寫」其實是更深層和更加自強不息的學術活動，而我們日常的研究只是具體的「書寫實踐」或「話語實踐」，過去的學術書寫 / 話語傳統以各種方式影響着我們的論文研究，譬如影響我們對研究的四個基本要素——即問題意識、學術文獻、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闡述和建構（當然，這不等於說我們不能改變或突破這一書寫 / 話語傳統，後面的「文獻探討」會討論這種可能性）。作為學刊編輯，我們並沒有實地考察作者的研究，但我們能夠依據作者的書寫來評判他 / 她的研究，所憑藉的無非是我們對這一學術書寫 / 話語傳統的理解和認識。

我們選擇學術書寫，還因為過去論述學術研究的文獻和教科書已經很多了，而論述學術書寫的文獻和教科書卻鳳毛麟角，這一稀缺是誤解和偏見造成的。我們一向注重研究，不注重書寫。不少人以為拿出一堆數據就大功告成了，認為只要數據過硬，其他都無所謂，這當然是不對的，數據過硬只是滿足了論文最基本的要求。也

有不少人認為論文只需要如實、準確地報告學者的研究，「如實、準確」當然是要的，但論文不能只是如實、準確地報告一項研究，作者不可能把研究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寫進來，論文還有字數的限制，所以作者必須慎重考慮寫些甚麼和怎樣去寫。

把重心放在論文書寫之上，意味着過去學術書寫的規矩和慣例將進入我們的視線。書寫是一個相對獨立和追求自我完滿的過程。在研究中，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都會發生，作者要不斷調整和修改自己的計劃（尤其是人文主義導向的研究）。但不管這個研究過程多麼坎坷波折，作者把它寫成論文之前，一般要重新組織自己的思緒，提煉出最有意義的寫作主題和視角，再重新梳理一堆在不同階段下發現的橫七豎八的材料，最後交給讀者的是「一篇計劃周到、心思慎密、重心突出、組織適當和文字流暢的論述。就像一個電影導演，不管導演的過程多麼艱辛，最後交給觀眾的是一個情深意長、行雲流水的動人故事。以上說的「計劃周到、心思慎密、……」是當今任何一個學刊對一篇好論文的要求，這不意味着學刊允許作者拋開實際的研究計劃，無中生有地編造一個「周到」的研究計劃，學刊要求作者清楚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發現，就是為了確保這部分是經得起外人檢驗的。但學刊依然要求作者寫作時，把自己仍在研究狀態下斑斕紛呈的思緒進一步梳理清楚乾淨了，所以這裏說的「計劃周到」，更多是指論文寫作的計劃周到。書寫有自己的流程，一篇學術論文需要包括些甚麼，這些部分相繼出場的順序如何，一般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通常論文四大件依次出場的順序是問題意識→文獻回顧→理論框架→研究方法。但實際中的研究倒不必要如此按部就班，作者一開始可能沒有特別明確的問題意識，最先進入他/她所計劃的研究流程的可能是自己最拿手的研究方法，也可能是自己最有興趣的理論框架，論文伊始所呈現的問題意識可能是作者後來才調整或提煉出來的。但在書寫時，作者仍要依循大家約定俗成的寫作流程，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論文書寫的慣例如此，還因為讀者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理解過程，而這幾個部分在邏輯上也的確是環環相扣的。

從書寫的角度看問題，還意味着我們要把比較多的心思放在讀

者身上。做研究和寫文章畢竟不是同一個思考過程，作者研究時較多想的是要探討的人和事，而寫作時想的是讀者（包括他自己），這時候他／她考慮的是文章的可讀性、讀者的理解能力和理解習慣、文字的精準、簡潔、明快、流暢，等等。基於這一考慮，即使是非常專業的學術論文也不能只是堆砌數據和圖表，人通常不情願讀一堆數據，人腦不是一部讀數的機器。此外，我們也不期待作者在學刊論文中放進太多的專業術語。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書寫的考慮，一個研究領域的論文才可能被其他領域參考借鑒，而學術才可能走出它的「象牙塔」，被外面的大眾所理解。

作為學刊編輯，我們需要全面衡量來稿的價值，我們沒有放棄研究，只是認為作者除了滿足客觀、公正、可靠、真確等研究要求之外，還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考慮——作者一方面要考慮過去學術書寫的規範，另一方面要考慮讀者的理解。鑒於目前我們還缺少論文書寫方面的指引，這個導言將着重闡述我們對論文書寫的看法和要求。

我們還想進一步限定這一導言的重心，我們雖然偏向論文書寫，卻不打算作純學理的討論。有關當代學術書寫／話語的學理論述，我們從 Michel Foucault (2002/1969)、Jean-François Lyotard (1984/1979) 等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學者那裏已經聽到一二。作為學刊編輯，我們能夠做也應該做的是聚焦論文書寫的具體操作，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為了把持論文書寫的高標準，我們這些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跟作者協商論文的修改。

我們採用編選優秀論文的方式來展示傑出的論文書寫，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就地取材，用眼前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對優秀書寫的看法和要求，這是傳授論文寫作原理的教科書所辦不到的。我們的例子還比較多元，這批入選的12篇優秀論文中，有個案分析，也有偏向文獻探討的理論文章；有當代研究，也有歷史研究；各自依據的理論和方法也互不相同。我們把它們分成五組，分別是個案研究、文化／社會研究、歷史研究、媒介管理、理論探討等。因為很快就會提到這些論文，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最後還需要作一個聲明，我代表編委會撰寫這份導言，在大部

分情況下，我只是一個執筆者，負責陳述我們編委會的共識。但必須承認我本人是一個人文主義學者，接受建構主義的理論和觀點，在某些情況下難免流露出對人文主義和建構主義研究的偏好。看官要注意了，若發現有任何不妥當的人文主義和建構主義言論，這言論僅代表我個人，與其他編委會成員無關。我自己若覺察到某些說法或提法可能引發爭議，會特別標示「我以為」、「在我看來」等等。

以上還只是導言的導言，目的是把我們引入一個細緻的論文書寫過程。我們不打算寬泛地談論幾個論文書寫的基本原則和要求，那只會是老調重彈，我們倒希望近距離考察論文書寫的具體流程。我們相信論文的優秀品質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逐步展現出來的，總的來說，它們的優秀表現在整個書寫過程的周密規劃以及每個局部的積極配合。我們建議把論文書寫看作是一個流水作業，它由多個相對獨立但又環環相扣的書寫環節或生產工序連接而成，我們於是用富有動感的動賓詞組來稱謂每一個書寫環節，包括「建構問題（問題意識）」、「提出問題（研究問題）」、「探討文獻」、「構築理論」、「構思方法」等。

在以下的部分，我們將聚焦上述五個書寫環節，一項研究計劃（譬如研究生的開題報告）通常包含這五個部分，它們的好壞直接影響我們評判該項研究的價值和可行性。我們因此需要進入到這五個書寫環節中去，在這些環節裏，值得特別關注的不是那些必須完成的規定動作，而是一些重要關係的處理。每個環節都有一些重要關係需要慎重對待，例如「建構問題」和「提出問題」環節要處理「大視野與小焦點」的關係，「探討文獻」環節要處理「傳承與突破」的關係。鑒此，我們沒有試圖針對每個環節提出硬性的要求，書寫不是一堆「硬件」的組裝，我們只想提點作者在每個書寫環節需要處理的關係、處理這些關係時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可以用於處理這些關係的一些策略原則。

下面，就讓我們進入論文書寫的作業流程。

## 建構問題(社會問題): 大視野

我們從第一個書寫環節「建構問題」說起。學術講究有感而發，論文研究是要解決問題的，因此要有一個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在於，它決定了論文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可以說，一篇論文重要與否，取決於它能否說服讀者分享、接受和認同作者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意識甚至決定了讀者是否願意去讀這篇論文。

作者的問題意識歸根結柢來自腳踏實地的社會體驗，準確地說，來自他/她對社會發展趨向的敏銳觸覺。這樣說是要排除一些世俗的看法，以為學者只是高談闊論、於世無補的清談家，或是食古不化、默守陳規的老學究。學者的魂也許還繫懷着人類的老問題，但腳卻站在了社會發展的最前沿，因此可以隨時感觸時代發展變化的脈搏，及時發現問題的端倪。

論文作者的問題意識還來自學者本身的某些特質，譬如對甚麼都要問個為甚麼和探個究竟的探詢精神，這讓他/她能夠在平凡和平淡中發現潛藏的問題，從而把一般人的日常感受及時轉變成一種問題意識。作者的問題意識還來自他/她尋根問底的倔勁，他/她因此不會滿足於一般的、簡單的回答。

總的來說，學者比一般人更糾結帶有普遍和深遠意義的問題。一般人也許只關心周圍的夥伴為甚麼喜歡看近期熱播的某部連續劇，但學者追問這一熱播現象形成的主客觀原因。注重文化解讀的學者想知道收視者如何解讀這部劇以及區域性文化如何影響收視者的解讀型態(如王小惠、關奕婷，2011)；重視收視者行為趨向的學者會以此探討「甚麼樣的社會及心理特徵導致不同的媒介使用習慣」(如郭中實、周葆華、陸擘，本集論文12)。一些關注傳媒流行文化的學者會關心這部熱播劇的「迷群」如何在狂熱的收視活動中積極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柳珊，2010)。而從事田野調查的人文主義學者像郭建斌則關心「當地人的電視觀看活動如何構成一個文化表演和再現的文本實踐」，不同社會類別的人「又以甚麼樣的一種方式參與到這樣一個具有某種儀式意味的觀看活動中」(郭建斌，本集論文

4：122-123)。學者的這些問題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一種社會文化視野，它放眼某種普遍的行為或認知趨向、或某個社會文化動向、或某個持之以恆的人文關懷。

但話說回來，並非所有學者考慮的問題都適合拿到學術期刊上來討論。這個學術平臺給予每篇論文的篇幅有限（譬如本刊要求不超過18,000字），加上出版週期短，多數是季刊，所以論文通常用來報告和引領學術研究發展的最新動向。這就要求論文研究帶上某些新聞價值，所探討的問題與某個新近發生的事件相關。這事件可以是社會文化事件，譬如越來越觸目的社會現象（如農民進城打工）、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如香港雨傘運動、臺灣反貪腐倒扁運動、廈門「散步」事件）、流行的消費行為（如韓劇熱）等等；也可以是傳播與媒體事件，譬如選舉中的議題操作、網路色情等；也可以是學術事件，譬如某個新學術議題（如國際新聞的關聯政治、新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的公眾屏幕功能、全球視野下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新理論視角（如資源基礎觀點分析、政治社會學考察）、或新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框架分析）的引進。新理論視角和新研究方法的引入讓即使是習以為常的社會和媒體行為也有了重新審視和測試之價值（如針對電視觀看活動的田野調查、科學新聞之資源基礎觀點分析、媒介更正與致歉的政治社會學考察等）。

## 問題意識的建構

學術論文能否清楚明白、恰如其分地傳達一種問題意識，讓讀者感同身受，不只是一個意識的問題，還必須是一個表述的問題。年輕的作者和學生往往有這兩方面的問題。年輕人涉事未深，只能看到一些問題的皮毛，他們的所謂「問題」，往往出於年輕人的好奇，或者僅僅是從他人的研究中照搬過來，其陳述也就不痛不癢。學生開展一項研究的理由五花八門，但很多聽上去不像是好理由，起碼不是有力的理由。譬如說，某種現象比較普遍，所以需要研究；又譬如國外有人研究，我們也要研究；又譬如過去缺少這方面研究，所以要研究。這些陳述搔不到癢處，「普遍」本身不是問題；

人家有的東西，我們不一定要有；過去沒有的東西，現在也不一定要有。

不同社會、政治、宗教、教育、專業等背景的人，對甚麼是問題往往看法不一，所把持的評判標準也不盡相同。作者要清楚明白、恰如其分地陳述某個問題，還必須考慮聽眾是甚麼樣的人。當然也要看他/她要陳述甚麼樣的問題，社會問題與學術問題的呈現方式就很不一樣。從學術的角度看，目前許多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都或多或少發展成為 Thomas S. Kuhn (庫恩, 2003/1970) 所說的常規科學 (normal science)，它們開始講究統一規範的學術實踐，同時允許一定程度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於是可以根據學術發展的這兩個特點來評判目前學術研究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把當前某個領域或某個方向研究的問題判定為一種各自為政的「亂象」(相對於統一規範而言)，譬如潘忠黨所說的「理論混沌」(論文 10: 348)、或郭中實等作者所說的「缺少統一的判斷標準」(論文 12: 414)；也可以判定為學術認知上的「局限」、「忽略」、「片面」、「偏頗」等等(相對於百花齊放而言)；也可以判定為某個應有的研究興趣的「欠缺」或「匱乏」。

從某個意義上說，問題是建構起來的。就學術論文而言，並非所有讀者都能深刻感受論文作者的問題意識，要取得政府部門、相關組織、或贊助機構的理解和同情，作者還要講究說服的方式方法。事實上，僅僅清楚明白、恰如其分地界定問題的實質是不足夠的，作者還必須讓讀者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嚴重性和迫切性其實是論文要傳達的問題意識的兩個重要屬性。作者在此要說明的是，在眾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中，為甚麼這篇論文所探討的問題值得特別重視；作者當然還要說服學刊的編委會，在眾多有價值的論文中，為甚麼要優先考慮發表這篇論文。

任何問題的形成和發展都有賴於一定的天時地利人和，我們因此可以從這三個地方入手說明問題發展的嚴重性和解決問題的迫切性。導致一個社會問題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定有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和周圍環境的因素(環境因素摻雜了自然和人為的成

份)，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是這些影響因素的高度概括。之前說過，論文所探討的問題總是與某個新近發生的事件相關，這事件要不是平白無故的話，就必然與促成它發生的某些事物的發展趨勢相關，「天時」在這裏指這些事物自身的發展趨勢或發展規律。「地利」則指周圍環境的影響因素，包括當地政策、民俗、慣習等等。天時和地利是相輔相成的，事件的發生總是得力於有利的環境因素，譬如適當的「土壤」、「氣候」等。社會事件能夠發生和發展，也一定離不開「人和」，「人和」在此指人們對事件的關心、情感投入、行為參與等。

讓我們來看本集第五篇論文，羅文輝、林奐名、吳筱玫的〈網路色情對青少年的涵化效果〉，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天時地利人和的角度來建構問題意識的範例。作者探討網路問世後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網路色情。這不是新問題，事實上，人們對今天網上裸露橫陳的現象已逐漸見慣不怪，甚至熟視無睹，那麼如何來重新喚起社會和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很顯然，這時候僅僅重申「網路是近十多年來的新興產物」是不足夠的，就算有數據證實「網路的快速發展……使色情資訊的數量急劇增加」，這種發展趨勢也是顯而易見的。作者於是把視線鎖定在青少年身上：先從青少年的青春發育期說起，「青少年正值懵懵懂懂的階段，對兩性關係和色情資訊感到好奇」（天時）；然後強調網路提供的各種便利條件，尤其是「網路色情資訊便宜、易得、使用時具隱密性及互動性等特點」（地利）；由於這兩方面原因，加上青少年平常少有機會觀察實際的性行為，因此會積極上網尋求與性相關的資訊（人和）。如果以上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還不構成甚麼嚴重問題的話，那麼真正的問題出在這樣一些「地利」條件上，「許多色情網站的防護網形同虛設，並未設置有效的兒童及青少年保護機制」。而最讓人憂心的是，「網路色情通常呈現的並非正常的性行為，透露的也不是正常的性觀念與性訊息」。作者引述了近期一項研究，指出「網路色情主要為男性製作」，在網路色情中，女性不但被物化了，而且被描繪成男性的洩欲工具，譬如她們「喜歡在進行性行為時遭受暴力，甚至在被強暴時，也能享受性愉悅與性高潮」（152）。提到這樣一個角度上來看，網路色